

(三)

角色扮演的意義

——從「做騷」的角度看田北辰的〈我的掃街心路歷程〉

作者簡介

田北辰(1950 -)，香港富豪的「第二代」，有「田二少」之稱。其父親是來自上海白手興家的「一代褲王」田元灝。田北辰是哈佛大學工商管理碩士，回港後掌管家族服裝生意。他在 2001 至 2007 年任九廣鐵路公司主席；2000 年至 2009 年間擔任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主席。

《窮富翁大作戰》

香港電台電視部於 2011 年初推出特輯《窮富翁大作戰 II》，邀請富豪出身的人親身經歷一段時間的窮人生活。田北辰參與其中一輯，嘗試做三天清潔工人，負責掃街。由於是外判工作，時薪只有二十五元¹，住在佐敦月租一千三百元的「豪華板間房」，因此，每天只能有五十元的生活費。

對於「富二代」田北辰來說，這是生平第一次的「窮困」體驗。他把這三天的感受以〈患貧窮，更患不義——我的掃街心路歷程〉為題，撰文發表於《信報》（2011 年 2 月 11 日）。

這個電視特輯，尤其是田氏掃街的特輯於 2011 年 2 月 15 日播出後，在社會上引起很大反響，欣賞叫好者不少，但也有人批評他不過是博取聲名，累積政治資本，是「做騷」。

清潔工田少「做大騷」

從戲劇的角度看，田北辰有兩個角色，一個是原來的角色，富翁；另一個是「做騷」的角色，街道清潔工人。一旦卸下常穿的「行頭」（演劇衣物）西裝，改穿工作制服，他就換成另一個身份，進入另一個角色；要怎樣演好這個角色，演活這個角色，可不是只說「請投入」一句那麼簡單。

街道清潔工的行當只有：掃帚一把、鐵鏟一把和手推垃圾車一架，很簡單，甚至簡陋。

三天以來，他以灣仔區為活動舞台，情節包括：大清早乘搭過海通宵巴士，在街道上掃街，出入公廁解決大小二便，湊夠足夠毫子光顧商店，入住「豪華板間房」等等。貫串以上情節的場景，不可不由他擺弄，因為那是大環境，是清潔工經常接觸的大環境，那是灣仔會展中心附近的一條街，地上滿佈細片落葉和細小煙蒂；

¹ 香港於 2011 年 5 月 1 日起實施最低工資條例。作者寫作本文時，上述條例尚未通過，所以當時時薪為 25 元。

在這場景掃街，一定要挺起身來，絕不能彎腰執拾，以免破壞「香港國際都市的形象」。外判公司沒投資在機器上，清潔工只能以勞力代替機器，手拿粗疏的掃帚，一下一下的剔除垃圾。其實，短短的一條街使用機器清潔只需十多分鐘；純用勞力，可得花上一小時！清潔工那時的時薪是廿五元。要是田二少轉做廁所清潔工，那場景又得一改而為公廁：舉目盡是污穢不堪的地板，濕漉漉而滿佈嘔吐物和大小二便的公廁——在這令人厭惡的場景下，他得忙碌地清潔隨時增加的穢物，而時薪是廿一元！

要是沒受到公司剋扣，清潔工的時薪約在廿一至廿五元間游走。除了一件公司發給的制服之外，收入微薄的清潔工是怎樣支付食宿的呢？先由香港市民最關心的「住」說起，捱貴租是免不了的，但可以怎樣減低其殺傷力？清潔工田少希望另找租金較低的板間房以換取更多的生活費，找來一間月租 700 元位處廟街的舊樓房間，場景是這樣的：燈光灰暗，電力不足，仍須用手電筒照明，煤氣、熱水都欠缺，房內濕氣霉味瀰漫，感覺很陰森……。無奈之下，他唯有回頭租住近佐敦的板間房，不，準確地說那只是個「打橫的」、僅有十五方尺的板間櫃，這已是他口中的「豪華板間房」了，月租可要付 1300 元。那每天只有五十元的生活費，可怎麼辦？他寧可縮食，餐餐食半飽，所以，在電視節目裡出現這樣的對白：「以前我不會去『大家樂』，認為那只是快餐店；現在也不會去，因為負擔不來。」行也是要面對的，清潔工田少大清早要趕去灣仔做工，得搭上過海通宵巴士；香港的交通費不比其他國家地區便宜，尤其是過海通宵巴士，巴士公司並無照顧基層工人的政策。每天數塊錢，日積月累的也是一筆不可小覷的支出。

「身受」，故「感同」

田北辰肯定是個認真而喜歡嘗試，甚至是好奇愛玩的人，這是他能夠做好這次角色扮演的最重要基礎。扮演就是「以假當真」，是個「肖真」的遊戲。只要認真地投入扮演的世界，就一定能夠化假為真，並發生真的改變——對自己，對別人，都帶來感情上的改變。

三天下來，田北辰卸下少爺的行頭，換上清潔工制服，這是外表的記認；然後由外而內，認真地、切實地生活，親身去體驗貧窮。這不同於古人的「微服」出巡——那其實是隔岸觀火，只看到表面現象；等而下之的，是不肯脫下「官服」，保鏢隨身，隨從簇擁，走馬看花地瀏覽了一下，那更是虛應故事了。

「我只是想到食，只想到下一餐怎樣解決。什麼下星期、下個月，這些長遠計劃，休想！」節目內的一句對白，是對掙扎在貧困邊緣生活的人一個真實的寫照，可以說擲地有聲。

文章有這樣的一小段：「我頓然發覺親身嘗試窮人的生活，與我奉行多年的做生意管理哲學接近，同是『親身感受』……這樣才會看到各種不足之處加以改善，更明白顧客的真正需要。」因此，他要政府反思，「在呼籲商界要有良心，要關愛的同時，有否反躬自省，捫心自問是否良心僱主」；抑或以「外判」為名，其實是肆無忌憚地欺負弱者。

常說「感同身受」，重點是「同」。現在不單是「同」，而是更進一步的真正「身受」（親身體驗），故此感受便真切深刻得多了。

「患貧窮，更患不義」，這心路歷程是他珍貴的體驗，也順理成為文章的標題。

「做騷」的積極意義

我們常常批評人「做騷」、「扮嘢」，意謂當事人只是以輕浮的心態去從事活動，其成果也因而是浮淺而不深刻的。《明報》（2011年2月21日）社評〈《窮富翁大作戰》不應止於真人騷〉中便有這麼一段：

香港電台製作的「真人騷」節目《窮富翁大作戰》第二輯，找來生活無憂的富豪與富二代，親身體驗貧窮，其中田北辰當清潔工、劏板間房的一集上周二播出後，成為城中熱話。有人認為這只是政治騷，嗤之以鼻；不過，節目成功推動部分商界人士關注貧窮問題，其積極作用應善加利用，例如，參與製作的社福機構及港台可以多走一步，推動更多社會人士參與扶貧減貧，節目的能量就能超越一個真人騷，社會也不用在半小時「表演」節目後，一切回到原點。

社評強調節目的社會意義有待發揚。固然如此！但是，要是從戲劇的角度，從「角色扮演」的角度去看，這節目對參與者，對「觀眾」的意義，其實是深刻而長遠的。

田北辰在文章的結語說：

參與《窮富翁大作戰 II》，我抱着一顆赤子之心，心如一張白紙，記錄窮人的生活，體會他們的感受。貧窮不是清單上的一堆數字，工資水平、居住呎數、飯盒價錢……，我相信，再聰明絕頂的人坐在冷氣房內不斷閉門思索，也永遠不能體會窮人的真正困苦。

這是很有意思的一段話。

只有從戲劇的角度看，我們才明白認真的角色扮演原來可以融真、善、美於一。憑赤子之心，誠懇以赴，所以「真」；關懷比自己困難的人，所以「善」；把扮演推至這樣的一個具體的程度，「數字」不只是「一堆」，而是實實在在的有感情有重量，所以「美」。在承認了這「真情」、「善意」和「美學價值」之後，也才會對這些參與節目（即使喚它做「真人騷」也好）的富翁（或「富二代」）們，有恰如其分的尊重。

延伸閱讀

電視特輯《窮富翁大作戰 II》其他部分，如「周國豐變身低學歷八十後」。

教學建議

不少學校都會安排「體驗學習」活動讓學生參與。在這些以 Outward Bound 與 Adventure 為名的活動中，學生會進入預設的陌生環境，面對一連串挑戰和考驗，參加者必須想方設法，分工合作，從而學會解決困難，提高適應和處事的能力。

某些同學或許已經有類似的經驗，可以邀請他們和同學分享，細說其過程、體會和得着。教師鼓勵其他同學一起討論，並與田北辰的「角色扮演」互相比較。

患貧窮 更患不義——我的掃街心路歷程

田北辰

編按：本文為田北辰先生首次跟外界分享他當清潔工人的切身體會

我參加《窮富翁大作戰 II》，經歷了三天窮人生活，於政府外判的清潔公司負責掃街，體會到的，不獨是窮人的艱苦生活，更深刻的是自由市場的殘酷不仁——政府讓外判制度放任自流、對工人的艱苦生活和低微的待遇完全視若無睹，這等同懲罰弱者永難翻身。

政府過去十年不斷將清潔、文書、保安等服務外判，一成不變地奉行價低者得的規定，而標書成本以外的條件，如提高生產力的工具、為工人技能增值等等一概不理，是大錯特錯、製造貧窮的僵化制度。外判公司為求中標，定必將工具、薪金等等成本壓至最低，較長遠的機器投資當然不會考慮，形成行業多年來沒有進步。

以清潔街道為例，工友一直只能靠一把掃帚、一架手推垃圾車，另加一把鐵鏟等簡陋工具工作。我負責清潔灣仔區，期間要清理會展附近的一條街道，那兒滿地細細片的落葉，加上該區遊客眾多，大量煙蒂夾在狹窄的罅隙，但礙於政府對外判公司的荒謬指令——工人不可彎身執拾垃圾，以免「破壞香港國際都市形象」，我只好以掃帚於地上反覆掃來掃去，可以想像，你要有極高的掃地功夫，才能以粗疏的掃帚剔走細小的樹葉和煙蒂；在荒謬規矩的留難下，短短一條街竟要花上近一小時清理。其實只要外判公司購買外國常見的戶外流動吸廢物機或真空吸取機，十多分鐘便可完成一小時的工作。

政府外判招標的單一標準應全面檢討，若投標者願意投資硬件設備，提升工人的生產力，鼓勵為行業增值，縱使入標的成本未必最低，政府也應特別考慮。我掃街僅出賣勞力而欠缺技能，議價能力自然低，時薪僅得 25 元，每天工作九小時，月薪 5000 多元。不過，若工人懂得操作機器，工作效率得以提高，薪金叫價定必可提升，連帶整個行業向政府投標要求的成本，也會隨生產力上升而提高。

外判準則應作檢討

我卸下西裝，整天要穿清潔工制服，到餐廳、商店借洗手間都被拒諸門外，要到公廁解決。蹲在濕漉漉的地磚上「辦大事」時，看到滿地都是嘔吐物、大小二便等污穢不堪，相比之下，掃街的厭惡程度不值一哂。之後，我與一邊忙碌清潔的「行家」梁伯聊天，談及薪金時，他一臉無奈苦笑地說：「每小時只有 21 元，清潔廁所是最卑賤的。」按道理，以工作的厭惡程度衡量回報，洗廁所的薪金應較掃街為

高，否則怎會有人願意洗廁所，但事實剛剛相反。我事後追問公司的判頭得知，又是歸咎於外判制度鐵板一塊。

外判制度，只衡量每項工種的薪酬下限，參考市場上同一工種的薪酬水平時，更是根據「最低薪多少，就有人肯做」，這樣，訂立的水平便等同市場上的最低工資；我形容這方法是「市場主宰一切，不問是非對錯」，政府參考市場外，難道不可因應個別工作的厭惡程度或特殊情況而調節待遇嗎？

這外判制度等同欺壓社會最弱勢無力頑抗的一群，掃街屬於戶外體力勞工的工作，老人家體力衰弱無法推着沉重的垃圾車掃街，便只好委身清潔廁所維生，愈來愈多年長的勞動人口加入清潔廁所的行列，人力供過於求，薪酬卻不斷遭受壓榨。政府呼籲商界要有良心、要關愛的同時，有否反躬自省，捫心自問是否良心僱主，只顧將責任推卸給已扭曲的自由市場，是肆無忌憚地欺負弱者。

我得一家有良心的公司聘為清潔工，薪酬、福利都沒受剋扣，月薪 5000 多，要支付住屋、交通、生活等開支已捉襟見肘，就連基本溫飽都難維持，難以想像遭受剋扣薪金的員工的生活苦況。新民黨有關消防處救護站外判廚師的數據調查，同一份廚師的工作、工時、工作環境，廚師的薪金由 2005 年外判前的逾萬元，到外判後不斷下跌至 2011 年的 4800 元，若同一名廚師薪金於短短六年大減一半，到底誰在製造「在職貧窮」呢？

商界出力幫助基層

扶貧匡弱不單是政府的責任，社會各界也須出一分力，但公營運輸機構及商界亦有時忽略基層人士，甚至加重他們的負擔。我任清潔工人每天早上約五時由佐敦出發，六時前必須抵達灣仔開工，可是清晨時段的港鐵、渡海小輪、巴士的頭班服務均未開出，我只能乘搭通宵巴士。眾所周知，通宵巴士車資較正常的貴三成，正常班次 9.8 元，通宵巴士則要 13.4 元，要清晨上班的打工仔根本別無他選，尤其是過海交通更是特別昂貴。

通宵巴士乘搭人數較少，訂價較高，可以理解，但巴士公司可否照顧基層工人，調低該時段的通宵車車費，或與正常班次看齊，這對巴士公司的收入損失只是九牛一毛，但對於收入低微的工人，每天能節省幾塊錢，積少成多就是大大的幫助。

商界於扶貧出力，有時未毋須付出金錢，只要營商不多作計較，已是莫大協助。對於每天僅有 50 元生活費的基層人士，每一毫都珍而重之，但毫子硬幣於今天已無法正常流通，乘搭巴士早已不設找贖，若非以八達通付款，湊不夠毫子硬幣，難免會「蝕」幾毫子車費。

另一方面，很多餐廳、店舖為免找贖麻煩，已拒收五毫以下的硬幣。我曾光顧一家商店，試過湊夠足夠毫子卻遭拒收，當下難按怒火反問：「一毫子不是錢嗎？商店怎麼有權拒絕收取！」我理解點算零錢或會為商戶帶來困擾，但不顧窮人的不便，無形中已是歧視弱勢群體，商戶能否當作社會公益，以扶弱為優先考慮。「毫子問題」對一般人來說或微不足道，若非親歷其境，誰會了解，誰會關注？

租金飛升貧無立錐

每月 5000 多元入息，佔去最大部分的是租用位於佐敦十五方呎的「豪華板間房」，月租 1300 元，呎租超過 80 元。與其說是一間房，不如說是個打橫的「豪華板間櫃」還比較貼切，僅夠一個人躺下睡覺，對上的空間狹窄，就連站着換衣服都有困難，屋內的住客都已習慣在走廊更換衣服，難道窮人就毫無私隱可言嗎？令我感到萬分尷尬的是，攝製隊之中有女性工作人員，我只好尋找屋內隱蔽的角落，左閃右避地換衣服。

我不甘薪金用在捱貴租，剩下每天 50 元生活費，真的「無啖好食」，遂向主辦單位「講數」，要另找租金較低的板間房，以換取更多生活費。主辦單位的負責人向我下戰書，若覓得合適單位就悉隨尊便，更會按租金的比例增加零用錢。我經廟街的地產代理介紹找到一間月租 700 元的舊樓房間，但房間所在的大廈燈光灰暗，房內瀰漫霉味濕氣，感覺陰森，更甚者煤氣、熱水等一概欠奉。舊樓電力不足，居民仍用手電筒照明，惡劣環境嚇得我急急打退堂鼓，只有向主辦單位認輸，打消退租「豪華板間櫃」以節省租金的念頭，寧願餐餐食半飽。

大家有否想過樓價急升，連帶籠屋、板間房的租金也水漲船高，中層市民埋怨捱貴租、難上車買樓的同時，基層窮人正懊惱無力負擔租金而失去住所，被迫流落街頭。我於板間房認識兩位鄰居老伯伯，都是領取綜援維生，無親無故於該社區生活多年，不願意、也沒有能力遷走，也不願輪候偏遠地區的公屋。可憐兩位孤獨老人家今天付出 1300 元租住「豪華板間櫃」，不出十年或只夠搬到黑暗陰森的板間房，前景只是一片灰暗；想到此，已令我「毛管戩」。

地產業興旺、經濟發達的香港正正示範何謂「貧無立錐之地」。須知道，類似處境的港人逾五萬之譜，包括不少長者在內，教人情何以堪！

體會窮困了解苦況

很多人問我，為何要參與真人騷這類節目，難道不怕被人批為「撈政治本錢」、揶揄「做騷、為選舉」嗎？我會反問：「為何我不可參加？」

約兩年前，港台曾邀我參與節目，當時家人都反對，擔心外界作出各種批評和攻擊，我也婉拒邀請；去年底港台再作邀請，我仍然堅拒，主辦單位卻鍥而不捨再三游說。

有一天，我頓然發覺親身嘗試窮人的生活，與我奉行多年的做生意管理哲學接近，同是「親身感受」——我巡視每間店舖時，都沒有拿着一張清單計算服務質素、清潔程度、禮貌指數等等，而是抱着開放態度，以一名顧客身份試衣服和購物，這樣才會看到各種不足之處加以改善，更明白顧客的真正需要。

參與《窮富翁大作戰 II》，我抱着一顆赤子之心，心如一張白紙，記錄窮人的生活，體會他們的感受。貧窮不是清單上的一堆數字，工資水平、居住呎數、飯盒價

錢……，我相信，再聰明絕頂的人坐在冷氣房內不斷閉門思索，也永遠不能體會窮人的真正困苦。

（選自欄目「阿田直說」，見《信報》，2011年2月11日。）